4

B366.7
R96

欽差大臣江蘇巡撫裕謙

奏為遵

旨審度防堵情形恭摺覆

奏仰祈

聖鑒事竊奴才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

二月十六日奉

上諭夷船游奕無定情形叵測難保不藉端赴江蘇

一帶滋擾江蘇各處兵力強弱裕謙素所深知

倘該夷船分頭肆擾該省兵力能否堵禦着審

度情形悉心籌畫如不能得力即着派委總兵

一員帶領弁兵馳赴江蘇應援倘有可乘之機
併力攻剿亦可以示懲創該大臣務於江浙兩
省夷船游奕情形不分畛域通盤籌畫首尾相
應切勿顧此失彼等因欽此 奴才伏查議戦先
須議守江蘇地方以吳淞海口及崇明寶山三
處最為險要崇明地方有蘇淞鎮総兵田松林
統領該標官兵三千餘名駐札巡防兵力已不
為弱又經添派炮位更足以壯其聲勢惟向年
以来該鎮総兵每以巡洋為名常川駐札吳淞
海口以致營伍不甚整頓兵民亦不輯睦文職

589670
SEP 18 1940

知縣職分較單每受弁兵之侮而無可如何奴
才深知其弊是以於上年樓署督篆即先之以
訓誡繼之以申飭併責成田松林欽遵
諭旨鎮守崇明凡事與文職印委各員秉公確商和
衷共濟前署崇明縣沈炳垣現任崇明縣熊傳
栗本得民心又有委赴崇明協守之丹徒縣知
縣王德茂精明勇幹曉暢兵機與沈炳垣熊傳
栗協力同心不避勞怨多方激勸兵民皆効死
用命自上年八月三十日王德茂之姪監生王
敷政親率鄉勇協同弁兵居民在北安汛剿殺

夷匪擊退夷船之後兵民人等咸知衆志可以
成城無不踴躍奮興欲圖殺賊立功保家報國
田松林熊傳栗王德茂三員果能始終如一弗
蹈故轍則崇明似已有備無患其吳淞海口居
民無多專藉兵力炮力該處之提標兵丁雖不
為強而安設炮位既多又有沿海土塘可以藏
兵以避夷炮我兵立身於不敗之地胆氣自壯
提臣陳化成老成勇健諳悉夷情自上年六月
迄今住宿單布帳房與兵無異晝夜弗離即使
該夷豕突而來內港河道曲折暗河傳港止能
魚貫以行不能併帮疾駛且來也必須杉板小
船點水引路即如上年七八月間該夷屢次用
杉板船潛入口門測量水勢皆為提臣陳化成
開炮擊退所以不能窺伺是其明証此後潮波
日南風將至正是末雨綢繆之際奴才業已
咨會兩江督臣伊里布署江蘇撫臣程矞采催
募川涉廳之小漁船俗名海貓子者暗藏水勇
携帶抬炮許以重賞潛伏口門之外專擊其杉
杉小船并誘其大船行入暗沙使之擱淺相機
攻剿或乘夜縱火焚燒不獨吳淞海口可保無

虞即宝山亦可恃以無恐蓋宝山之離吳淞海口僅止数里彼此可以策應其城雖濱海面外有淺灘上有陸路海塘非用杉板船駛載不能登岸海中有漁船追逐岸上有鎗炮攻擊該逆似無能為至上海雖有吳淞海口為之保障而為通商馬頭即為吳淞海口之後路調防該處之漕河兩標兵丁皆係健卒前次奴才在署兩江総督任内

奏奉

諭旨飭令赴任之徐州鎮総兵王志元聞其勇敢有為如已到任即可派令管帶以守禦為策應可期得力倘尚未到現在浙江衢州鎮総兵李瑞揚久列戎行可以派往奴才已咨商伊里布尚未准其咨覆又江寧省所造抬炮五百桿已據具報完工内除奴才帶赴浙江軍營一百桿可以分撥沿海地方練習施放以資防守其由河南省代造之五百桿計亦可陸續解到火藥一項茲接程矞采来函據稱現已赶緊加工籌辦不敢貽悞是江蘇情形似已戦守兩有把握惟制敵之道首重體察民情因其勢而利導之

勿事張皇以搖惑民心勿因軍需而擾累民力
勿誇勁敵以阻喪民氣勿任弁兵冒認民功則
民志實樂為我用何敵不克蓋兵有數而民無
數浙江沿海民雖良奸不一畢竟良民較多奸
民不過百之一二因材器使信賞必行良者固
可用即奸者亦可化而為良若反其道而行之
專恃兵力則寇未至而民間先已譁然勇者觀
望智者隱藏懦者遷徙黠者煽惑悍者搶奪富
者遠害全身貧者幸災樂禍自相驚擾草木皆
兵雖有百萬雄師千員健將方安中之不暇而
何暇攘外況僅此有數之官兵耶奴才受
恩深重不敢有畛域之見即沿海情形廣東軍務奴
才苟有一得之見無不
奏請
訓示江蘇為奴才本管地方又蒙
聖恩倚畀
諭令通盤籌畫更何敢稍存委卸自外生成惟鎮海
軍營與寶山等處中隔五府二十餘縣程途遥
遠勢難兼顧現在夷船游奕情形朝東暮西時
時有變又非陸路之按程籌計者可比誠恐緩

不濟急奴才惟有竭盡愚忱隨時偵探彼此關
照凡有應商應辦之事即飛咨伊　和衷辦理
不敢稍分畛域亦不敢稍避嫌怨以報
高厚鴻慈於萬一理合恭摺覆
奏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附記雜記

道光二十年十月二十三日鎮海紳士朱藩等
公呈
欽差大臣伊　行轅
為公懇留兵籌備以保生聚事切思
聖天子治益求治安益求安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
日無備未有戰兵臨境而可視為安枕者也前
者夷船二十七隻一日之間襲據定海居民紛
紛逃竄城幾為空因是時鎮地無備一無所恃
故也幸賴為憲星夜馳至調集重兵設法嚴

守民心始安仍歸安土今已滿城生衆矣奈夷人狡詭懈我軍心空以求和相誘全無去志縱有數船起校僅在外洋游奕旋回定港探報者粉飾太平遂稱夷船開去此皆誤國　民深可痛恨且夷船既稱往粵如何更加船隻前無往粵之言止據定城一路今有求和之語反佔城外各山似此情形諒　大憲之所深鑒無容贅述但揆今事理既不可以擅興戰又不可以輙罷兵屬在桑梓有不得不為切近之慮者自不得不竭盡愚衷以備採擇查鎮海為浙東門戶欲守寧郡先保鎮海鎮海安則寧郡自安浙東亦無不安矣且鎮海為天險之區守之極易在外則有蛟門其次則有游山又有虎蹲山重重設險控禦江流最緊要者招宝金雞二山巉巖對峙相去不及百丈江狹流急進出不能自由設在二山之旁多裝炮位賊船斷難脫逃但恐守之者不盡心耳茲星使欲駐郡城以去鎮海此固大君子坐不垂堂之意身等自處險地豈敢攀留但守禦之法宜籌備前者　祝提憲守招宝山　葛鎮台駐沿江汛以及各處員弁

分守要害夷船不敢闖入乃兵已撤回悉如夷
書各撤一半之語是星使不失信於夷人夷人
偏失信於星使現在要隘之官員皆將撤移入
城賊兵在境視若太平當民不解帶之時盡欲
安排殊失星使訓諭之意民心大為惶駭今當
節使未去急為公請設法防禦堵截江口追回
已撤各兵一一籌備停妥然後往来郡縣不失
調度小可以保寧郡大可以保浙東矣上體
聖意下保民生　憲心安民心亦安矣
鎮民所貼知单

鎮城内外居民知之本年六月初間夷船二十
七隻攻犯定海官兵失守易如反掌張鎮受傷
身死姚縣尊全典史不屈殉難定海城内外遭
逆殘害占據搶奪姦淫不可言狀近又將定海
鎮之岑港并沈家門佔據該夷投書謊言開放
前往廣東一面添入四十五隻之多本營探聽
失實僅稟夷船已開多隻　欽差伊大人將各
路官兵撤回一半　提憲祝大人向駐招寶山
令撤至東嶽宮且聞有撤入城内之說歷奉
諭旨各隘防守仍須嚴密目下夷船較六月間加添

四十五隻現在定城濬河修城築砌馬頭招集
妻小久踞情形顯著思得鎮海相離一湖而招
宝山尤為全浙咽喉之地險要異常前經逆夷
三板由後山登岸當即驅逐設再乘不備直衝
内港一面竟向招宝山該夷得踞上游轟放鎗
炮鎮海城内即為虀粉斯時傷慘已無及矣為
此特知凡我居民定於二十三日辰刻已刻老
幼男女齊集揔持寺前均各執香跪求
欽差當為國家深計夷情莫測緊備無患咨請 提
憲仍上招宝山駐劄
鎮憲仍居東嶽宮嚴加防守並求追回官兵同
為守禦以保数十萬生靈特此告知

具呈定海縣難衿即用教諭金士奎生員藍新余林
錫璜周昌言鍾勳趙裕熙葉鑑劉大稿
侯元才徐廷濟胡宋修李翰應煥綵等呈
為流毒愈甚懇切聲明事切嘆夷盤踞定城當
其初至亦思要結民心故雖掠無非牛馬猪
羊尚未肆其毒性後見民心不附漸次猖狂成
羣結隊或數十人或百餘人凡各鄉各隅無不
適歷過衣物銀兩牲口食物恣意搶奪稍或抵
拒即被劍擊鎗打如東鄉之甬東庄西鄉之塩
倉庄北鄉之白泉河庄近城一帶遭毒尤甚或
因傷殞命或受傷沉重痛苦顛連不堪枚舉邇

日来毒心更熾愈搶愈遠如馬嶴小沙大沙舵
岙大展壯蟬岑港等鄉皆離城五六十里并有
峻嶺阻隔逆夷亦復接踵而至又懸海之大樹
穿鼻烈港等處均遭其害猶然陽奉
天朝陰行刦掠不料數日前夷逆突傳一字限百姓
十日内完粮納税如有不從即行編號剪辮改
換服色可憐之邑百姓一聞此言慟哭震天思
欲挈眷避難不特盤費無出而夷船之在内港
游奕者遇女眷必被刦去數十萬生靈如坐針
氈延頸待斃奎等聞此情形不勝悲憤伏思
聖朝深仁厚澤久遍群黎之邑之民雖懸居海島而
士食舊德農服先疇漸被涵濡淪肌浹髓自遭
夷逆之難切齒痛恨思食其肉務祈垂念民情
益體
皇上一夫不獲之衷迅賜拯救以解倒懸百姓雖愚
當無不感激
皇仁奮身圖報犁鋤棍棒皆可為兵婦女兒童咸知
殺賊逆夷將一鼓而盡殲矣為此懇切聲明公
叩
中堂核奪施行奎等不勝感激待命之至頂德

上呈

大英國特命水師爵子伯麥統領總兵布耳利龍潭督理水師
三陞炮謹啓
浙江巡撫烏今奉大英國主之命率領水陸雄
兵到此意欲討回甯城内外洋面並所有炮台
関隘各海島等處照上年粵東憲林鄧二人騙
買鴉片五千萬七百六十斤面允給還國主番
洋一千五百六十五万約至今年尚未解来交
卸因此國主於二月十五日遣使下書暫借数
萬就粵東配茶以需大英國之用乃
天朝大臣粵憲非但不給還銀與来使配茶當將國

主差遣使臣辱罵逐出海岸即移札大書本大
臣在此爾等小國不吠之犬膽敢遣使進關索
取烟錢本大臣斬爾國來使以正大清國法令
念爾來使無辜可對爾等知悉大臣有威鎮三
山五岳計取四海九州機超周陸勇過霸岑兵
精餉足如爾國不守外夷臣節本大臣即行申
奏
聖朝神兵猛帥出關下洋殺爾國片甲不存等語今
國王大怒起仁義之兵六百万往四海口齊來
投名仰各省督撫部院保奏
天朝將林鄧二人并送出洋再還寧地所屬海面等
情神明鑒察決無他意決不遺害鄉城官宦士
賈農民倘若不從招兵加害於百姓非大英國
主之不仁特稟明各督撫部院大人即賜宝章
限定於初十日寅刻為止如無咨復大英國大
帥即於是日午刻率兵炮下鎮海大閧討戰不
無後　大英國大帥麥致書於浙江巡撫
烏大人鑒察

道光二十年五月二十八日咲人在粵洋私議
奏該國女主新聞紙係從夷譯出字我等看來大抵
舟山島乃係現在兵丁駐札之處即在眾人亦
以為如此即在我國家亦先行想定併又曾與
有幹智識之人商議過因見此島乃係中國之
中鄰近之處皆係富厚省分又與產茶葉胡絲
之省分相近即在其內地之港口亦係甚好可
為外洋貿易之大市鎮我等若由中國人手內
奪得此島比廣東省城更為緊要其路經雖係
畧遠而經過台灣之港口大半年雖係有風暴

之險惟舟山之天氣甚好地土肥美而居民亦甚稠密在此島上有定海城即在於今亦係大貿易之處此島之樣子正與新嘉坡相同大抵比新嘉坡更寬大若好南風此處到舟山不過四五日間而已若係北風即為遲慢我等若有此處地方即必詳細講明此島與讀新聞紙之人知道此係入奏省

暎咭唎在荷蘭佛郎機國西界斗入海中西南北三面皆海惟東面通陸形如箕舌東西長一千六百里南北橫廣六七百里畧似中國登萊形勢本歐羅巴之小屬國也中產荳麥少稻不給於食皆仰給於隣國以瀕海專事貿易故船炮講求至精與荷蘭佛郎機相等於是凡商船所至之國視其守禦不嚴者輒以兵壓其境試其誠威降服為屬藩或奪居為分國若西海之亞默利若南海之亞非利加甲城孟邁孟哈拉皆其屬藩若南海之新嘉坡新荷蘭論白地之

呂宋皆其分國也其屬國之地皆大於暎咭唎
或數倍或數十倍其海道或距本國十餘日或
一二月三四月五六月其中間以他國土地不
相連屬全以兵船往來聯絡之皆築城其險要
駐兵防守設官收稅國中無地丁錢粮兵餉官
祿皆取給於關稅本國海口共五關凡貨出洋
回國者值番銀一千元之貨上稅五十元每年
計二百五十餘萬其屬國之關稅則隨處支用
報銷不能回本國每年計一千二百萬零而孟
哈啦國居六百萬孟邁國居三四百萬以鴉片

烟土惟產二國孟哈啦產大土孟邁國產小土
其行銷中國最廣其稅最多各屬國合計每年
不過二百餘萬而已暎咭唎不產鴉片亦不吸
食鴉片而坐享鴉片之利富強甲於諸國養兵
十有二萬軍餉每兵番銀七十二元武官以火
器老誠入伍月分多者番銀三百次二百六十
以次遞減共每月俸番銀二千五百者六人一
千五百者三十餘人今在舟山伯麥即月俸二
千五百布示利一千五百一如中國之將軍一
如中國之總兵也文官則無論大小皆納資得

之未有富而不貴者得官後不能稱職乃默降之國都地名蘭墩距海口一百里有河通海河廣三十丈王室皆在城外亦守在四方之意若環以城垣則四方不畏服以為示弱其山後為王室山前面河者為新王室室方四百里為朝會之所新王室甫營四十餘年方二里為遊幸之所隔河為城距王室十五里城外為大醫院官數十國中就醫者以千計右三十里則先王之墓在焉河橋五道河中多火輪舟過橋則倒其桅而過火輪舟行最速所以通文報蓋王室依山阻水上有炮台以師兵為營衛故不必城而國也暎咭唎與荷蘭佛郎機其髮皆捲而微紅中國以紅毛呼之荷蘭佛郎機皆暎咭唎之隣國富強亞之而未嘗為所滅惟東西南海中有三萬數千里荷蘭據之旋為暎咭唎所有名曰新荷蘭者距西洋之荷蘭祖國水程四月有餘而華人遂謂荷蘭滅於暎咭唎云西洋國皆奉天主教故其紀年以天主耶蘇生於如德亞當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為紀始今暎咭唎闢天主教不供十字架而其書稱一千八百四十

年九月二十九日即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五日者以舊大西洋屬國猶隨大西洋之稱也其國所宗教主曰葛尼其神名曰也巴底者距今千有六百二十六年神有鬚髮立而合掌仰視天上在家人供之亦有佛像曰巴底利出家僧尼供之僧尼大袖無髮國中有塑像有祖宗祭祀皆與天主教相反以三月九月祭先無木主惟入廟誦經追荐而已尊卑相見之禮輕則揭冠重則以手壓額而揭之皆立不跪惟祭神乃跪無拜禮嫁娶擇配皆女自立之如男女成議者及其會親戚入巴底廟男女皆跪於僧前為誦經問男問女皆願以願對則與二燭各執其一男授女女授男面而吹息之聽誦經畢而歸男國中女子之權勝於女子貧富貴賤有妻無妾妻死乃得繼娶惟國王只有一妃宮女有妊者生子亦歸正嫡只可為私幸不得有嬪妾名焉其子亦不得稱為庶母也今國王乃女王多喇為名其年二十一登位已二載餘贅所屬隣國之二王子為婿其國名乍　在海中距暎咭唎國都五百里王子名雅那博年與女王同

左右侍從皆宮女無男子每臨朝聽政二王子
亦侍坐於旁國中宗室大臣皆坐而議政其前
王名烏連沒後無子女有一姪而不及姪女之
才故遺命以國傳姪女他國女主有子傳子有
女傳女如子女俱無則大臣公擇宗族有才者
嗣位今女主生母尚存此寧波府獲到白夷晏
士咑喇打厘所供也其人為其國將兵能繪地
圖在定海瞭形繪圖為義民包祖才獲送完

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奉
上諭我朝撫馭外夷全以恩義各國果能恭順無不
曲加優恤以期共樂昇平前以西夷鴉片流毒日
甚特頒禁令力挽澆風嘆咭唎恃其驕悍不肯具
結是以降旨絕其貿易乃並不愧悔日肆鴟張突
於上年六月間乘駕夷船數十隻直駛定海占據
城池復於福建浙江江蘇山東直隸奉天各省洋
面任意往來多方滋擾該逆夷桀驁不馴至於此
極原不難整我師旅悉數殲除因念該夷投遞書
函自鳴冤抑不可不為之查究以示大公特命大

學士琦善驅赴廣東據實查辦倘該夷稍有天良
自應全數赴粵靜候辦理乃一半起程南行一半
仍留定海是其狡黠情形已堪髮指近聞數月以
來姦淫婦女擄掠資財建築砲臺開挖河道且令
偽官出示諭民納粮百姓何辜罹茲荼毒興言及
此寢饋難安迨琦善抵粵後明白開導乃敢妄求
無厭既思索償烟價又復請給馬頭朕早料其反
覆無常斷非信義之所能喻特命簡調四川貴州
湖南江西各路精兵前赴廣東又調湖北湖南安
徽各路精兵前赴浙江預備攻剿茲據琦善馳奏
該夷於上年十二月十五日糾約漢奸乘坐多船
直逼虎門洋面開砲轟擊傷我官兵並將大角炮
臺攻破沙角炮臺占據是其逆天悖理性等犬羊
實覆載所難容亦神人所共憤惟有痛加剿洗聚
而殲旃方足以彰天討而慰民望現在所調各省
勁兵計可赶到着伊里布尅日進兵收復定海以
蘇吾民之困着琦善激勵士卒奮勇直前務使逆
夷授首檻送京師盡法懲治嚴拿盡數乃止至沿
海各省洋面迭經降旨嚴密防範着各將軍督撫
等加意巡查來則攻擊並曉諭官民人等人思敵

懷志切同仇迅贊膚功共膺上賞實有厚望焉將
此通諭中外知之欽此

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前因暎夷自浙回粵復肆悖逆攻陷砲臺時授
奕山為靖逆將軍隆文楊芳為參贊大臣調集各
路精兵聲罪致討茲據琦善奏暎夷獻出沙角大
角炮台並遣人赴浙繳還定海懇請俯准所請暫
示羈縻等語覽奏曷勝憤懣不料琦善懦弱無能
一至於此暎夷在浙江廣東肆逆攻佔縣城砲臺
傷我鎮將大員荼毒生靈驚擾郡邑大逆不道覆
載不容無論繳還定海獻出炮臺之語不可憑信
即使真能退地亦祇復我故土其被害之官弁羅

難之人民切齒同仇神人共憤若不痛加剿洗何以申天討而示國威着奕山隆文兼程前進迅即馳赴廣東整我義師殲茲醜類務將首從各犯及通夷漢奸檻送京師盡法懲治其沿海各省將軍督撫尤當加意嚴防來即攻擊務令片帆不返同奏膚功至琦善身膺重寄不能申明大義拒絕妄求竟甘受夷欺侮已出情理之外且屢奉諭旨不准收受夷書此時膽敢附摺呈遞並代為懇求是誠何心且據奏稱同城之將軍副都統巡撫學政及司道府縣均經會商何以摺內阿精阿怡良等

並不會銜所奏顯有不實琦善着革去大學士拔去花翎仍交部嚴加議處欽此

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奉

上諭本日據怡良奏暎逆投書狂悖並於香港地方出有偽示又據楊芳奏剿辦暎夷事宜各一摺暎夷日肆鴟張膽敢占據香港地方指稱屬伊收管出示逼令該處人民歸順實堪髮指此皆由琦善畏葸無能受其欺侮以致愈形猖獗已有旨將琦善革職拏解來京矣至楊芳所稱現在大局或一面威服定海或一面准其在偏僻小港屯集貨物等語亦屬非是此時萬不許作此議論裕謙現在業經到浙一切當已布置周詳惟有迅加進剿殲

此醜類務使片帆不返以彰天討而快人心怡良
楊芳摺並抄給閱看將此由五百里諭令知之

又奉

上諭前因暎逆日肆猖獗降旨令琦善等嚴密防範
如有必須攻剿之處不可遷延悞事嗣因該逆改
占炮台特將琦善交部嚴議仍諭令奮力剿除以
圖救乃琦善到粵以後甘受夷人播弄節經諄切
告戒迷而不返自稱專辦夷務不令阿精阿怡良
等與聞疊次奏告情形非係開脫逆情即屬代求
恩宥於一切防守剿堵事宜置之不問並因該逆

有繳還定海之言輒將義律呈遞　及
該夷目給與留浙頭目夷信代為由驛遞交伊里
布以致伊里布聽信順從遷延觀望本日據怡良
馳奏暎夷投遞逆詞並在香港地方出有偽示一
摺香港緊要前經琦善奏明如或給予必致屯兵
聚粮建臺設砲久之覬覦廣東滋弊不可勝言旋
又奏請准其廣東通商並給香港地方泊舟寄居
前後自相矛盾已出情理之外並未奉旨允行何
以該督即令夷逆公然占據現據怡良奏報暎逆
盤踞香港稱係琦善說定讓給已有文據並偽發

告示稱該處百姓為嘆國子民覽奏殊堪痛恨朕
君臨天下尺土一尺莫非國家所有琦善擅興香
港擅准通商胆敢乞朕恩施格外是直代逆乞恩
且伊被恐嚇奏報粵省情形委稱地利無要可扼
軍械無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堅擇釋數端危
言要挾更不知是何肺腑如此辜恩誤國實屬喪
盡天良琦善着即革職鎖拏派副都統英隆並着
怡良揀派同知知縣各一員一同押解來京嚴行
訊問所有琦善家產即行查抄入官欽此

又奉

上諭前因逆夷占據定海特命伊里布為欽差大臣
相機籌辦並因該逆夷自浙回粵日肆猖獗屢經
降旨令伊里布迅速進兵不必俟廣東知會即行
攻剿乃伊里布不遵諭旨順從琦善屢次奏報始
因兵炮未集藉詞緩攻繼以接得繳還定海之信
信以為實已有旨令折回本任命裕謙馳赴浙江
作為欽差大臣會同提督余步雲迅速剿辦伊里
布未回任以前所有兩江總督着程矞采兼護矣
本日據裕馳奏逆夷未受懲創飭令仍行前進
一摺所奏均是逆夷前在定海姦淫搶奪荼毒生

靈凡我士民自必志切同仇愈思敵愾裕謙此次赴浙以順討逆以主逐客以衆擊寡必當一鼓作氣聚而殲旃朕竚該大臣迅奏膚功懋膺上賞斷不可因該逆現在繳還定海之說稍事遲回又墮逆夷詭計而蹈琦善伊里布辜恩誤國之故轍凜之至伊里布身膺特簡疊次催令進兵並不遵旨剿辦株守數月觀望遷延甚屬畏葸不堪伊里布着交部嚴加議處欽此

靖逆將軍奕山
參贊大臣隆文
奏為途次迭奉
諭旨並就近酌留浙省續調湖南湖北官兵改赴粵
省以資進剿恭摺馳
奏仰祈
聖鑒事竊奴才等安徽途次兩承軍機大臣字寄道
光二十一年二月十四日奉
上諭本日據伊里布馳奏收復定海一摺又據琦善
馳奏查明香港地勢及現在籌辦情形一摺暎

夷在粵日肆猖獗攻擊砲臺戕我官兵占據香港擅出偽示種種不法殊堪髮指前有旨令楊芳先行赴粵會防並令奕山等兼程前進計已接奉遵辦該將軍等到粵後務即會同水陸官兵一意進剿殲除醜類設法擒渠必使該逆等片帆不留方足以彰天討不可存通商之見稍涉游移更不可因有繳地之事少加寬縱諒該將軍等身膺重寄自必志切同仇佇盼捷音毋負委任至琦善奏香港地方寬至七八十里如或給予必至屯兵聚糧建臺設砲久之覬覦廣東流弊不可勝言茲又據奏香港孤懸海外離省較遠等語前後情詞自相矛盾顯有不實奕山隆文楊芳祁墳確切查明據實具奏即使香港並非險要亦必設法迅緊收回斷不准給與該夷致滋後患琦善原摺發交奕山隆文閱看俟途次遇琦善時將前後二次硃批給閱原摺仍留該將軍等遇便呈繳伊摺並着抄給奕山隆文楊芳祁墳閱看將此由五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又二月十七日奉

上諭本日據奕山等奏接奉

廷寄遵旨籌辦一摺所奏俱悉該將軍等業已先發
告示曉諭廣東文武官員治備戰具嚴加防守
計揚芳早已抵粵必應遵旨妥行堵剿至於南
安戰船既據該將軍等查訪形式俟抵粵後趕
緊倣造如該省業已製造着派員演駕以資得
力並召募水勇務當一鼓作氣督兵進剿斷不
可稍存通商之見致滋游移至於臨時相度機
宜應若何進兵得手之處該將軍隨機應變必
能籌畫萬全出奇制勝並着出示曉諭該弁兵
水勇等如果拏獲夷船即將該船貨物悉數充
賞以勵衆心前飭琦善查明陣亡之將弁兵丁
數目茲據覆奏已降旨交部照例賜卹並將陳
連陞父子加等議卹惟將弁傷亡甚多該兵丁
等陣亡恐不止此數着奕山等查明琦善所奏
有無隱飾又琦善與義律屢次晤面談論香港
之事彼時有無官員在旁該夷與琦善有無私
相餽送之事着奕山等密加查訪據實具奏琦
善本日摺片清單亦發給奕山等閱看欽此又
同日接奉
上諭本日據琦善奏逆夷聞大兵將集竟圖先肆滋

擾一摺該夷妄肆鴟張現聞內地調兵四出窺探朕早料其必有滋擾之事惟香港距內地尚有百餘里倘能嚴加防堵該夷亦祇在洋遊奕虛張聲勢他何能為乞海退去兵船諒必歸併香港恃衆負嵎儘力抗拒吾兵單弱遽行進剿恐有疎失本日已降旨飭令阿精阿怡良等暫時協力防禦且俟大兵雲集再行攻剿着奕山等急馳前進抵粵後與楊芳會合統領各省調集兵丁奮力直前殲除醜類毋稍觀望琦善摺抄給閱看將此由六百里加緊諭令知之欽此遵

旨寄信并發原奏前來奴才等跪讀之下仰見

我

皇上聖慮周詳無微不至奴才等身膺重寄恨不能奮飛前往滅此朝食以抒義憤惟馳至江南揚州府及安徽一帶晝夜陰雨奴才等十分焦灼減去騎從僅帶滿漢司官二員火速趲行茲於二月廿四日行抵宿松縣界計四五日內即可抵江西南昌府前接江西撫臣錢寶琛函稱江西各路窄狹兼以陰雨連綿山水暴漲不能兼程已雇就近商船可以晝夜前進無虞阻滯次

又接到江西撫臣來信初六虎門危急調剿湖
南官兵失利查該夷於初五日繳完定海初六
即進攻內地明係并力香港負嵎抗拒猖獗已
極令人髮指現在各路官兵到粵者僅三千餘
名雲貴湖北湖南官兵未知曾否全數到粵未
經該撫知照四川頭二起官兵甫入湖北奴才
現已札催星飛前進伏思夷匪正在鴟張之際
廣州守禦在在吃緊調到之兵現已傷損非厚
集兵力不足以壯軍威而固人心查有浙江停
止湖南湖北官兵二千八百名現在太平府蕪
湖江面一帶停泊奴才等一面
奏聞一面飛咨安徽撫臣兩江督臣轉飭帶兵官
弁督催就近由江西赴粵以備調遣又飛咨廣
西撫臣挑選精兵二千名整頓軍裝火炮俟奴
才等馳至粵境察看情形再行奏請徵調至前
奉簡派赴浙帶兵之韓振先琦忠二員已經督
臣伊里布停止前往現在中途尚未回任查該
二員屢次帶兵頗為得力合無仰懇
天恩飭令該二員就近赴粵差委之處恭候
諭旨遵行再發交琦善兩次摺內

硃批諭旨俟途次給與閱看之後再行恭繳應行訪
查各件容奴才等到粵逐一詳查據實復奏所
有奴才等接奉
廷寄及酌調官兵緣由理合恭摺由驛馳
奏伏乞
聖鑒訓示
奏為接奉續調官兵
諭旨並奴才等途次檄調藩司赶辦後路糧銀酌撥
火藥砲位緣由恭摺
奏祈
聖鑒事竊二月廿八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
十一年二月廿三日奉
上諭本日據琦善等馳奏暎逆大肆猖獗炮臺據報
失守一摺據奏該逆于本月初三初六等日駛
駕火輪船隨帶三板船多隻迭進三門口內衝
撞牌樁施放火箭經副將慶宇等督兵抵禦至
初六酉刻逆夷攏岸上山橫擋永安砲臺恐彼
占奪等情又另片奏靖遠鎮遠威遠砲臺據稟
亦俱失守提督關天培不知下落等語覽奏殊
堪痛恨該省港內海汊繁多保無不有分路帶

兵之事故特添派齊慎為叅贊大臣迅即赴粵
會剿並諭知梁章鉅選派廣西兵二千名迅赴
廣東聽候調遣其前調赴浙江之湖廣兵二千
八百名已諭知裕泰錢寶琛令其改調入粵矣
現在廣東省城情形緊急奕山等接奉此旨着
即星夜趲行兼程赴粵會督各路精兵相機剿
辦毋稍遲延悞事以副委任琦善摺片抄給閱
看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欽此欽遵寄信前
來奴才跪讀之下仰見我
皇上洞燭幾先無微不至又命四川提督齊慎為叅
贊大臣齊慎久經戰陣臨事勇往俾奴才等同
仇之助不勝欣感之至披閱發交琦善原奏虎
門失守關天培不知下落夷人胆敢抄我陸路
擾及烏涌非漢奸勾引何能乘潮直入殊堪忿
恨現已分路迭催先後續調官兵令其迅速前
往以便到粵會齊相機剿辦惟大兵雲集兵食
尤關緊要奴才等行至南昌接見藩司趙炳言
據稱已奉兩廣總督祁憤飭知將江西地丁銀
四十萬兩解赴廣東南韶道庫存貯以便支用
其所需兵食應如何籌辦之處尚未就緒粵省

如何備辦藩司梁寶常亦無來信查新任督臣
祁憤與奴才等前後尚隔數程不能面商是以
奴才等先行飭令藩司趙炳言立即攜帶委員
迅速赴南安府駐札赶緊採買兵粮順遞南雄
一帶以備支放又飛調安徽省備貯火藥數萬
斤江西省火藥硝磺數萬斤先行解赴廣東造
辦進攻火器之用至江西銅砲向無存貯目下
亦無鑄造之人匠已經該撫委員解銅赴粵就
近雇人開鑄以免解送茲接楊芳來信粵省亦
無鑄砲之人據稱湖南廣西有存貯火砲甚夥
足資守禦等語奴才等一面
奏聞一面飛咨該省撫臣迅速解往以備攻剿至
江西現在鐵砲大不過兩千餘斤該撫已挑洗
十餘位尚未演放奴才等除仍帶員外郎西拉
布李湘芬星夜趲行外札委左後員外郎福奎
穆騰彰筆帖式廣福全真等眼同江西營汛逐
一演放擇其可用者解赴軍營搭配安置為水
陸防守之用奴才現已馳抵
奏聞所有奴才等接奉
諭旨並檄調藩司赶辦糧餉調撥砲位火藥緣由恭

摺由驛馳

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閩浙總督臣顏伯燾密奏廣東夷務辦理不善

并抄呈臬司信函及民詞夷示各件　進　呈

摺稿

奏為廣東辦理夷務全局攸關據實密陳仰乞

乾斷事竊臣以廣東夷務為萬里海洋安危所繫而

閩粵立為唇齒尤須呼吸相通是以多用諜探

節據探報四月初一日逆夷火輪船一隻拋泊

十三行河內官兵開炮攻擊至曉其杉板船夷

人亦有損傷初二日該夷駕火輪船一隻駛至

省西泥城一路開砲兵勇望風而逃燒我船隻

六十餘號初三四五等日逆夷駕船十餘隻開
砲攻打上岸防兵四散遁走被燒民房甚多並
佔去四方砲臺初六日炮子打入省城直至貢
院經廣州府余保純向逆夷面議息兵該逆始
索洋銀千百萬圓繼定六百萬圓又須將軍叅
贊撤退方肯退出其銀已由藩運海關三庫湊
給俱各交訖並聞四月十五日已作為追交商
欠議撫情形專摺馳
奏探聞之下心膽俱裂正在疑信間適接藩司曾
望顏來稟抄送廣東臬司王庭蘭寄該司信函
尚有偵探所不及悉者夫逆夷非不可撫然必
痛剿之後窮蹙乞命殲其渠魁釋其餘黨俯首
帖耳久事無事今賊勢方張資之以庫藏則何
不以之養我士卒修我戰備如謂商民紛紛號
求息兵不得不曲狥所請以固人心則何不於
誓師之始集其紳士耆老痛哭而申效死之義
與之圖守且廣東民情非不可用四月初十日
蕭岡三元里等鄉數萬人圍困義律等衆功在
須臾而余保純得義律私書出城彈壓鄉人始
漸解去在該府未始不藉口於議撫之後不應

妄生枝節是真以六百萬之資可以求安也具
此肺腑何以為臣子有鄉民等誓詞二紙各處
傳抄言雖鄙俚亦足以見大義之在人心況撫
之權在我而受撫之情在彼逆夷初無受撫之
情何以言撫日內廣東抄來偽文一件偽示四
件悖逆之詞令人髮指復於議撫後拆去大角
沙角橫檔等炮臺甎石移往香港起造馬頭房
屋儼然視為　廣東撫臣怡良來咨內粘單
亦有四月初九日有夷人十一名漢奸數
至香港傳喚鄉耆舖戶稱係暎國知縣姓堅來

查未知將軍參贊曾否入　奏又五月初六日
接准廣東督臣祁憤四月廿四日來咨逆夷搶
去省廠未竣工師船五隻等語如此情形斷非
效命歸誠之象奕山隆文已於四月十五日後
移駐離省六十里之小金山楊芳尚在城內齊
慎亦已入城納賄以後無復亡羊補牢之計若
謂賊已飽橐而去必不再來苟安於目前又思
彌縫於異日計亦左矣臣伏念上年八月該逆
赴天津投遞呈詞不過藉緩之海之師耳琦善
宴其頭目二十餘人嬉笑怒罵隱忍受辱天津

道陸建瀛請盡數拘留令其繳還定海琦善以
為書生之見冬間裕謙於前署兩江總督任內
懸重賞以購義律而該逆則在鎮海與伊里布
分庭抗禮若非前任衢州守備周光碧聲色俱
厲義律且肩輿而入今年正月琦善又與該逆
會飲於蓮花城琦善已視為固然不敢稍存他
意乃自虎門失守琦善拿問北上參贊大臣楊
芳適先至粵相持數日旋復效尤臣猶以為外
示羈縻內修戰守而義律偃卧於夷館已將匝
月又縱之使去及奕山隆文馳至幾於無可措

手查楊芳前在江西途次接奉參贊大臣印信
即有以偏僻小港准逆夷屯集貨物之請甫經
到粵撫議又起是楊芳之與琦善心思智慮如
出一轍疊經
聖諭訓飭猶復敢萌故智奕山隆文閱歷未久尚可
諉為不諳軍務楊芳老於疆場事機坐失咎復
奚辭總之廣東以虎門為門戶虎門一失全勢
已去臣廣東人未嘗一至省城凡遇廣東來者
詢之莫不為然琦善弛備撤防開門揖盜而炮
為守門之具盡被攫去將亦戕毀楊芳初到並

不據實直陳懇乞
聖恩寬以時日鑄炮造船調兵練勇俟奕山隆文到
後謀定而與之戰一味托大粗疎心存僥倖至
於僨事此時奕山隆文若再扶同粉飾
君門萬里何日稍釋南顧之廑香港為商船駛入內
洋必由之路其島日拱香爐上有營汛居民並
非偏僻小港既被佔據不惟該夷船隻悉由其
便即我商船駛入內洋亦必遭其搜查聞
露其漸
朝統馭中外尺寸之土不可以與人香港一島亦與
宓海何異即使香港計日可復烟船紛紛四出
等於遊魂此事終無了局餧虎狼以肉而欲止
其搏噬必不能也為今之計亟宜大張撻伐奕
山隆文疊經逆夷嘗試已懷輕視之心楊芳年
老耳聾湖南兵丁首事滋事不能約束尤不足
當此重任敢求
天恩逾格此時准其暫示羈縻亟撤各處外調之兵
特簡親信重臣激勵人心作養士氣督造船炮用本
省之人民作本省之兵勇勿以一時小勝而存
矜喜之心勿以一時偶挫而懷退縮之志至於

經費浩繁惟在用之得當不得當省而省費且
滋甚廣東若能厚卹將士精修戰具覓奇材異
能之士與之圖功即或例外加增多亦不過數
萬數十萬之間不此之圖輕以六百萬奉之寇
盜孰得孰失較然易明計自廣東至於
盛京海口林立夷船去來無定撤防無期與其日用
之而車薪不熄何如一日用之而燎原可滅孫
子兵法有云用財欲泰誠不易之言也臣駐劄
厦門督造船砲而泉州及漳州無化各澳洋面
報夷船遊奕停泊者或三四隻或八九隻即廣
東議撫之後亦無虛日痛心切齒何能一日姑
容但船砲未備輕於舉動必礙全局一俟船砲
備齊其各處停泊之船即當奮力攻擊不敢畏
難苟安自取咎戾所有廣東臬司王庭蘭寄信
一件廣東民人誓詞二件逆夷偽文偽示五件
原底不無字畫訛舛敬謹照抄恭呈
聖覽事機萬緊幸惟
乾綱獨斷早定
測謨停見綏靖海疆四夷賓服蒼生受福矣臣敬謹
繕摺附驛密

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再浙江定海縣善後事宜業
欽差大臣裕　辦理妥協浙江巡撫臣劉韻珂接手
辦理防堵亦頗嚴密廣東關係重大
簡派自必有人倘一時乏人
簡用裕謙似足可當廣東之任惟其氣太銳敢乞
皇上密飭暫示羈縻事備而後動庶幾萬全無患四
品卿銜臣林則徐前在廣東辦理海口事宜以
粵民誓詞揆之知其能得人心亦有威望其王
庭蘭信內所稱民怨之者自指販烟之莠民而
言如以之為裕謙之副當能得力浙江海口或

即以撫臣劉　長駐鎮海會同浙江提督臣余
步雲辦理其巡撫事務或即以藩司常恒昌代
辦其重大事件仍令隨時稟商似亦不致掣肘
福建海口最多厦門尤為緊要臣即一手經理
浙江係臣所轄仍當刻刻留心不敢視同膜外
廣東事關一體尤須不分畛域期無遺悞廣東
督臣祁憤撫臣怡良辦理地方甚好惟祁憤已
經手夷務怡良更始終其事雖非所能專主將
來接手辦理能否不致迴護伏候
聖裁是否有當臣謹附片密

奏

再正封摺間又據探報廣東四月十五日一摺
已奉
俞允初八日勝仗并邀
恩旨等因臣接閱之下不勝駭愕查四月初八日廣
東業經傾財罷戰安得復有勝仗即初一日之
仗亦僅小勝旋即潰散是所
奏直以痛剿乞撫欺蒙
天聽大膽昧良不料如此之甚臣實無任憂迫憤懣
并據探報逆夷現在復萌禍芽猖狂尤甚膽敢
由香港潛開大路一通香山一通惠州揆此情

形是該夷據有六百萬圓之銀肆行無忌甚為
詭詐萬端已可概見督撫二臣現已剴切獎諭
各鄉已團練者慎終如始未團練者速行團練
既已自衛又可報
國省城尚可無虞等情臣既有所聞見理合附片
密
奏

廣東臬司王庭蘭致福建藩司曾望顏書

再啟者此皆粵省用兵所調各省之兵萬有七
千兵不可謂不多各庫欵項數百萬餉不可謂
不足至木料買自廣西火藥及鎗炮解自江西
徽省軍裝器械不可謂不齊而卒至潰敗決裂
一至於此實由當事既少有章程用兵復毫無
紀律有筆墨之所不能言而又有不敢言者弟
靦然面目忿氣填胸此邦乃吾
兄桑梓之鄉自必望信甚殷特將當日實在情形有
不可解之事四可惜之事機有二可為痛哭者

三為
足下告之廣東設炮臺以來大角沙角虎門三遠
橫檔烏涌臘德二沙尾以及省河各處皆為要
隘古人相度形勢碁布星羅實為今人所不能
夷船之至省河也固漢奸所引進實由我無備
使然琦相朱粵先存一不敢戰之心畏之如虎
使早未雨綢繆斷不至此賊破虎門烏涌急撤
臘德炮台之兵賊至二沙尾又撤省河炮台之
兵其意以為我不撤兵兵必為所敗不若始退
收兵入城以為講和地步不知省之有炮台猶
人家之有門戶也賊到而門不閉可乎開門揖
盜百喙奚辭迨至臥榻之前已被他人鼾睡乃
歸咎於始事之人不亦冤乎此不可解者一也
夷船之進內河其初并不知內河虛實用小三
板載漢奸探水次第而入至我所載石況船之
處不見一將一兵以為守禦故特將木橋碎石
陸續起去放心前進此入無人之境非如入無
人之境也城中有拏獲漢奸訊知彼處每日有
漢奸十六人分四班進城偵探我處探事終日
誑報自相恐嚇者居多故兵船撤退之時始見

其有擱淺數日不能動者或用小船起剝或用火輪船牽曳使早半月有一二能事探得實情用快蟹船載水勇將其擱淺之船四面繞用火焚之非易事與力彼能用有探水之人而我無認真探事者彼能用漢奸作內應而我從未聞用一夷奸作離間者此不可解者二也更有不可解者賊船據香港蓋大帳棚百餘間并設有偽令初一日據引水探報所蓋帳棚忽拆去大半又據報夷衆紛紛上船凡夷船在臘德烏涌一帶共二十餘隻火輪船數隻杉板十餘隻云

云早間行香後因於進見時妄參末議以為夷衆既由香港上船彼處必然空虛如兵一路暗襲其巢穴一面用重兵守泥城如省河打仗時可以出奇由花地兜其後路縱未必全勝亦可牽制其兵當事以書生之見無應者迨事敗之後羣歸咎於發令太早不知賊船已全行駛進虎門其意何在我不擊彼彼必擊我先發制人未為不可特布置失當耳初一日打仗後夷船稍退火輪船二隻直趨泥城城為北門咽喉亦經佛山要路此重地也先是橫檔失守有參將

劉大忠者兵敗而逃當事以殉難聞奉
旨以副將賜卹嗣因其逃回以受傷息水得生覆奏
為解至是後派伊與某協岱昌同守此地岱昌
從未身列戎行一卑鄙無賴之小人耳因係親
信派充營伍徒日以算口粮爭拱應為事因辦
木料置備火藥可以沾潤復夤緣而往僱一紫
洞船逍遙於其間距泥城水口尚有里餘聞砲
聲即倉皇遁走至今未見作何叅劾此不可解
者三也至初五日賊逼砲臺兵將捲包而走夷
船至天字馬頭天字馬頭砲台原設有兵千餘
名放空炮數聲亦皆遁去其實都守以上將官
俱在城中不出是以敢死大義責之兵也維時
城門全閉五六七三日以來夜間賊用火炮火
箭直打城中城外東西南三處火勢亘天燒去
民房千餘呼號之慘不堪言狀大帥有令凡兵
自城外逃回開門准進而城中百姓則不准放
出一人夫兵所以衛民今乃藉城以衛兵此不
可解者四也義律往洋行十餘日省中夷人杉
板船數隻而已不難擒也伊亦毫無准備有時
義律乘轎買物往來於市廛此時如遣敢死之

士數十人至彼處擒之直囊中取物耳乃屢進書於當路俱推以現已講和未可輕動噫真可謂宋襄之仁義師矣此可惜一也初十日賊將四方砲臺退去取路泥城三元里村衆民因其淫掠憤極鳴鑼一時揭竿而起連結一百零三鄉男女數萬人圍之數重夷衆僅千餘人冒死突圍死者八九十人又殺死夷頭二人受傷者無數百姓亦有傷者然人衆可恃愈擊愈衆斯時我兵在城者萬餘齊參贊新到有生力軍五百近在金山如其有令兩路齊出接應鄉民使其背腹受敵縱未必全勝聚而全殲當亦剿殺畧盡矣乃計不出此不知何時義律將余守請出嘱其彈壓又不知何時余守私出城外向衆人解和彼百姓安知大義不過因其輪姦一爭婦人忿激而起雖人衆直烏合耳今見官如此隨漸漸解去而夷衆乃得遁回舟中夷人自進虎門以來未有如此之受創者也事機之失至今實為扼腕此可惜二也夫逆夷滋事豈獨漢奸引導實亦衆百姓使然蓋廣東自查辦烟案以來禁興販杜私走未免操之過急故兵怨之

民怨之差怨之甚而武弁亦怨之當積重之餘以為絶我衣食之源也故於逆夷蠢動之時羣相附和此輩蚩氓既不畏王章又何知國體反恐逆夷不勝鴉片不行則前轍不能盡返而逆夷四布謠言以為與官為仇絶不向民加害於是奸民貪其利頑民受其愚雖督撫曉諭亦以能擒逆夷者賞有等差數月以來絶無明驗及至賊奪四方砲臺復淫掠不堪始覺其奸操戈相向設使當時圍城再遲數日必有為内應而開門迎賊者食毛踐土乃良者少而莠者多能

不寒心此真可為痛哭者矣國家承平日久官不知兵民不知兵而兵亦不知兵當粵中告警之時官民無不引領而望以為某處調兵數千某處調兵數百指日雲集似此小醜跳梁縱難蕩平亦恐恃以無恐乃衆兵未到以前已聞路中有搶奪人財物者有毆傷差役者及到省兵不見將將不見兵紛嚷喧呶全無隊伍斯時雖心知其不可用而竊幸其尚不滋事也不料初五日以後往往兵勇互鬥放火殺人教場死屍不知凡幾城中逃難之民或指為漢奸或奪其

財物城內洶洶幾乎激變尤可笑者初二日衆
兵搶奪十三洋行背負肩挑多有逃去兼有無
故千百成羣竟行遁走者點兵冊中從不聞清
查一二及至沿途討要口粮清遠三水將逃兵
數千應　回省及以追赶鬼子迷路為詞當事
者猶以衆兵受驚給賞試思追赶敵人豈有迷
路遁去者今日之兵如此則後日可知一省之
兵如此則天下可知國家養兵千日用兵一時
興言及此能無痛哭乎弟以樗材毫無才識然
要好之心未嘗一日不形諸夢寐自到貴省四

月於茲乃竟有此際遇有時自盡其分所當為
並有時欲自効其力所欲為無如分淺言輕徒
多掣肘提庫中之國帑惟有心傷樹城上之白
旂能無髮指弟既承乏於此地想亦在清議之
中然實有不可活不得死不敢病不能走之苦
納手捫心能無痛哭乎至好如
兄必有以教我矣以上數條皆係實情無一虛語
雖係貴省刼數當亦
國運使然惟患一蹶不起從此為外夷所輕視更恐
無賴匪徒漸生心於內地側身四望天下能當

重任者更有幾人欲著武功惟有慎選大將縱
有小亂不可輕調重兵
足下在同譜之中弟素所欽佩封疆指日事有可
為或於弟之所言者有所採取印證與又福建
水勇初五日進城正逆夷由陸路上四方砲臺
之時督撫用令箭令其出城應敵無如阿將軍
不開城門將其攔回而炮台從此失守亦是恨
事

廣東夷警日記

今夫逆夷之為粵患也其為厲有自來其所積
有由漸蓋自道光十八年首嚴烟禁制軍鄧廷
楨乃徒塞其流

上因特命大臣林則徐為欽差隆以節制閩防專辦
夷務實屬清源之意到任以來聲色不動首制
夷逆使其狡獪無所逞猖狂無所肆然後願將
鴉片二萬斤全行繳出雖用威太過若使成終
成始自有可觀者焉惜乎嘆夷反間之譎計可
施賄賂之陰謀有濟也二十年十一月復有

欽差大臣琦善来粤兼署總制一到則盡擬海防甫
及兼旬於十二月十五日外洋之大角沙角二
砲臺即為逆夷攻破三江協陳連陞父子陣亡
正月初旬琦善親往虎門與暎夷由後海登蓮
花山宴會修好遂有割香港議和之約逆夷守
候一月未獲報音二月初七日由後海而入攻
破横檔二臺竟入虎門提督関天培自刎身亡
初九日由獅子洋闖進内河攻砲烏涌拔去橋
砍破木簰官兵失守逃散死傷者数百人遂一
路逼黄浦至臘德打破砲台後盡起堵塞河口
石船而省城由是騷動矣
國家昇平數百年来民生休養生息安居樂業含哺
鼓腹相忘於不識不知之天者道何隆也間有
小寇不免延擾各鄉從未逮省今一旦覩此凶
横池魚殃逼則人民之瑣尾流離可知初九初
十兩日鋪盡罷市家盡扃戸城廂内外遷徙搬
運道路填塞擔夫索重資船戸獲重利衝衢里
巷各設壯勇防守畫角之聲喧夜達旦自此兼
旬民之籌居靡有定止西関一帶向為繁縟地
今忽易寂闃境矣附郭鄉村多被逆夷滋擾上

匪亦有乘間竊發者幸防守甚嚴不為大害十三日

欽差叅贊楊芳到省百姓聞風企羨嗣即廣收馬桶排岸沿河　辦綿苫蘸油放海札作牌人紙人採訪策士謀士貪鄙者因思河潤汚賤者忽沐恩榮且也城隍廟前臺築禳星東郊方隅甕埋符水總總措施不一而足其捍患禦防之法可為良且盡矣二十一日奉有

上諭

天威震怒將琦善鎖拏解京民心慰悅二十三日嘆夷探知水道各兵西向直乘攻擊夫王港砲臺二十六日由鳳凰岡進攻水師營及西砲臺官兵撤散遂致失守申刻登岸回公司館值有粵省壯勇姓曹名阿妹者其時奮不顧身殺死逆夷二名惜獨力難支竟為逆夷放砲轟死後叅贊大人楊芳賞卹頂戴委南海縣亟為文致祭從厚殯葬以慰忠魂由是無人敢拒逆夷終日炮火喧天四城閉塞西門外尚有未及搬運者扶老携幼倉皇失措深可惜也是晚花旗夷人與洋商任議請求和通商廣州府余保純面會

暎夷義律往來定議翼日出示通商安民民心是以稍定而各炮台遂為據守矣夫暎夷自虎門突犯以來炮台傷破大砲毀壞軍需不備空城難守所為英雄無用武之地乃暫為與之約和通商誠令兵家權變洵為忍辱負重者矣於是即開靖海門不數日兩湖江西廣西四川雲貴大兵數萬會集

欽差靖逆將軍奕山叅贊大臣隆文総制邦楨及侍衛皆抵省由是士民相慶概以為有恃而無恐也既而將軍總制果出示招安流亡而民亦陸續遷轉故居各國大船亦開艙貿易而各大憲則鑄火炮制軍械備乾糧堆沙土辦草船札木簰招壯丁練水習封柁船操快蟹兩月以來軍機縝密督辦森嚴萬姓咸舉手加額傾心引領以謂此一舉也鼓蓄鋭之精兵決軍籌之勝算有不醜類盡殲囂塵盡埽者哉四月初一日大將軍號令亥刻與逆夷接仗始則火光冲天継則炮聲震地直至寅刻我兵報捷湖南官兵因而拆毀公司館一連五間足頭洋貨各件物搶奪殆盡門窗板壁破滅罕存於是逆夷益憤逆

船益增遂轟西炮台傷壞官兵直抵泥城打破
柵欄官兵数千水勇数百奔逃四散嘆夷放火
燒去柁船數十隻木簰草船盡行燒毁大炮悉
被投水西門塞閉午刻雨降火砲罷攻初三日
添泥城換官兵復欲設立柵欄而嘆夷之舢板
船数隻火輪船壹隻闖進轟砲逆夷登岸者数
千人官兵見而喊喝鬼子来了二千餘人竟忘
命奔逃逆夷追至署步西塲乃止火炮西塲茅
寮數間督憲遷往撫署居住初四日午刻嘆夷
由西砲台直至東炮台沿河攻擊城廂内外火
箭炮子紛紛打射河岸一帶官兵不能抵禦盡
皆逃散申刻四門緊閉砲聲喧慘至戌初方止
所有河防火砲盡皆毁塞初更發火燒西河新
熟一帶至四更始熄初五日辰刻逆夷由黄城
直進署步登岸一路逐隊而行由西村黄勝塘
至北門流花橋連數火箭直射北門外方圓二
砲台而守台軍士發炮數位各自棄甲投戈望
風而逸致炮台悉為夷據於是沿途過從鄉民
被使擯炮午後攻城城内發炮互相攻擊火箭
并發城内撫標督標滿營官兵均願奮身出城

決戰大將軍仁慈不肯發令以為無濟於事也
城內居民聯名奔赴各大憲懇求拯救是日也
內外居民日愴有天穴鑽無地衢路徬徨庭除
瞻企竹杖老羸弓鞋幼女莫不慘然傷心摧肝
切齒較前此仳離豈倍蓰之可比真為目不忍
見耳不忍聞大可哀也已加以薄暮逆夷又發
炮火潮音街金劉華及河南州嘴永清門外由
接官亭至城門口止約燒房舖數千餘間至初
六日午刻乃熄其時日夜兵火交迫民生塗炭
百姓何辜何不幸而遭此荼毒也論者為逆夷

之如此凶暴皆由拆毀公司館而起吾謂逆之
夙心殘忍有所固然觀於定海可為鑒矣初六
日暎夷在雞羽山城河曲向貢院攻擊火炮火
箭紛紛打射貢院門扇傷破將軍參贊遷避又
攻砲東砲台竹橫河東關稅廠一帶均被火燒
又復沿河施放響砲城內城外遍地居民幾無
立身之地幸藉天降大雨房屋未被火燒晚間
小東門自不戒慎火藥延燒城內橋邊一帶幸
城外未曾被燒是日城上徧插白旂廣州府余
縋城而下即偕洋商任至逆夷船與新逆目嘉

符相見義律欵接議和一要給回兵費及公司
館所失貨物共銀四百二十萬兩限六日交清
大將軍撤兵移營後方陸續退出虎門外將各
炮台交完等語二要議妥翼日先交銀一百萬
兩是日大雨後申末酉初虹見中天日氣蒸雲
竟天作金黃色約半時許不敢久視復變作硃
紅色亦半時許方晡也初七日在藩庫界銀一
百萬兩委廣州府余送交義律歡留宴會備極
欵洽初八日始開靖海門及大南大東二門人
民出城者數萬計午後又開西門歸德門自此
民心稍安惟是北門外方圓二炮台被逆占據
後肆行無忌於附近各鄉晝夜迯擾打破門扇
搶奪耕牛搜索衣物淫辱婦女發掘坟墓禍及
枯骨種種蹂躪不可勝言初九初十逆夷又往
蕭岡各鄉復行擾攘由是鄉民發憤鳴鑼聚衆
殺死逆夷六七人餘逆迯回因率衆而下約數
百人鄉人復鳴鑼會集各鄉約數千人與逆夷
決戰幸蒼天默佑未刻迅雷暴雨鄉民佯敗引
入黃婆洞磨刀坑殺逆夷數百名內一名說是
西洋兵頭義律請來相助者全身盔甲刀砍不

入手持寶刀裝嵌寶石映日不可逼視亦被殺
死餘逆夷脫逃或被坑水冲淪或因失路倒斃
悉無漏網其夜各處鄉民來攻逆夷者尚源源
而來而唉夷亦以此膽落氣餒矣當逆夷之入
内河也戰無不利攻無不取鋒莫敢犯勢莫敢
當養其桀驁不馴之心縱其貪狼自肆之欲進
而妄止得遂無厭故得炮台後頻施荼毒初七
日至初十日北門一帶鄉邨驚男竄女雞犬難
安顚地呼天狼狽莫倚夫羅殃而婦受辱夫婦
偕亡子被縛而女受圍子女俱殞而且田園受
傷室家被毀墳墓既掘老少皆殘貧者室真懸
罄富者家徒壁立洵鬼神積怨朽木含愁故鄉
民一旦志切同仇摧凶折馘實足以敵王愾而
挫逆鋒然後知民心之堅固靡移由
聖化之漸摩有自也十一日鄉民仍鳴鑼翕集富者
捐資貧者出力備乃器械峙乃糗糧響應風從
不謀而合者遥至百有餘里聚至百有餘鄉將
方圓二炮台四面圍困埋伏晝夜不息逆夷各
狐憑鼠伏潛匿二炮台中不敢出戰十二日逆
夷義律極目遠望見徧地旌旗焠耀鄉民蜂攢蟻

擁滿谷連山十有餘萬覺心寒胆落急請廣州
府余暨南番兩縣代為解免情願撤兵即刻下
船不敢復行肆擾兩縣乃飭諭鄉民勸令退息
而鄉民之激於公義者語多唐突致冒官長此
因無知小民奮義忘身亦理直氣壯使然也嗣
廣州府余婉言排解鄉民始行退散嘆夷即俯
首下舟十六日將軍奕桑贊隆撤營金山居住
由泥城下船即有逆目數名駕舢板與之送別
所謂息兵而講和棄武而修文不意於干戈擾
攘之中復見揖讓雍容之事其日仍委廣州府

余將銀四百二十萬兩送去十四五日逆夷退
出泥城十八日退出大黃滘二十五六退出虎
門省垣人民始漸安息矣夫鄉民此一舉也亦
一時有奮激之心使然耳使非有理義以激之
利害以動之凌辱以加之災禍以迫之則必不
能勃然而興忽然而起當此之際使有人焉因
十萬雄心之眾乘渠魁落膽之時而隆之以礼
感以之誠厚以之金帛勸之以祿位則民志愈
勵而戰氣百倍自能制勝出奇況逆夷聚衆數
千於岸則船必空虛若以水路擊其虛陸路攻

其實使其首尾難顧則逆夷有不一鼓而殲者
哉得其船砲為我取用則善後事宜較易為力
乃計不及此使下民生際
盛明之世妄遭肆虐之凶豈逆夷之數尚未殄滅耶
抑亂刼之猶未盡耶古云一日縱敵數世之患
有心所為觸目而扼腕也已方今大憲存心仁
愛別具謨猷軫念下民之生珍惜三軍之命故
逆夷之犯順也始則畧示以威繼則厚施其惠
洵所謂剛柔有體恩義兼隆矣廣州府余則更
王事賢勞屢不辱命深嫻懷柔之道且服逆夷
之心亦何非愛民之一片苦衷也是為記